

F A N G C A O

芳草

江苏省妇联、总工会合编

芳 草

——江苏省首届优秀女企业家报告文学集

江苏省妇联、总工会联合编印

序

顾 秀 霞

由江苏省妇联和省总工会共同编辑的优秀女企业家报告文学集——《芳草》出版了。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从又一个角度讴歌改革和开放，充满理想和锐意进取精神的好书。

秀美的江苏山川，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更显出它的神韵与风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进一步激起了全省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芳草》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向读者介绍的22名优秀女企业家，就是改革大潮中涌现的一批先进妇女的代表人物。我曾和她们中的一些人多次进行过交谈，也曾参观过由她们领导的企业，作为一个女性，同时又担任江苏政府工作的我，对她们的魄力、胆识、精明强干，是十分钦佩的，她们不但为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贡献，也在变革社会的同时，不断变革、充实、完善自己，成为一代新型妇女的典型，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当前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将极大地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大解放，也为妇女智慧、才能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妇女们在努力提高文化科技水平的同时，还应该克服自卑、依附心理和狭隘保守、不求进取的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从这

个意义上说，这本报告文学集确实是对妇女、青年进行改革宣传教育的好教材。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我们的“半边天”同志们，在阅读此集后，能有所收益，树立起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作为的新型青年和妇女。

“天涯无处不芳草”，编辑者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书名，既是对书中22位出类拔萃女性的赞誉，也预示着在改革大潮中必有更多的芳草破土而出，把我们秀美的江苏山川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我热切地期待着！

目 录

序.....顾秀莲 (1)

一次未完成的采访记录

——记海门手帕厂女厂长王浦萍.....海 笑 (1)
八W灯亮过了太平洋.....古 平 (12)
女厂长的童话.....杨守松 (22)

单相不可重接

——记优秀女企业家吴桢英.....徐朝夫 (37)
商战.....王 川 (52)
一个并非关于红十字的故事.....刘国华 (69)
她的心,一半是火,一半是冰.....沈 耘 (84)
女经理的悲喜剧.....赵淑光 (99)
再塑一个新自我.....冯月华 刘步芳 (113)

大野有芳菲

——乡土和事业的任竹君.....蔡海蓀 (124)
人格再造,从支点到精神磁场.....姚加炎 (145)
旋风厂长.....陶若美 (158)

生命之火 熠熠生辉

——记“铁人”韩玉亭.....徐 宁 (172)

七彩世界中的步履.....高恩源 (162)

澎湃无私的爱

——一个女企业家的魅力.....林任申 骆崇泉 (197)

她没空表白.....曹松华 (211)

她从这里走向世界.....澄 兰 冬 梅 (222)

徐玉琴的胆与识.....冯月华 (237)

升起在盐阜平原上的一颗新星.....徐素军 杨爱华 (248)

自强不息的女强人

——访台属、侨眷，扬州制药厂厂长 黄丽群.....
.....陈为琳 (261)

街上流行牛仔服.....蒋海良 岳 桦 (269)

一次未完成任务的采访记录

——记海门手帕厂女厂长王浦萍

海 笑

汽车即将开动，我想在晚饭前赶到南通，南通市轻工业局局长王守仁同志要我去看看工艺美术研究所。这时，省妇联宣传部的赵同志急急忙忙赶来，气喘吁吁地说：“妇联领导听说你要去南通，让我特地送来一份海门县手帕厂女厂长的材料，希望你抽空看看，最好再到海门去跑一趟，写一篇文章。”我笑了，含糊地答应一声“嗯”，我想“去看看”当然可以，可是写文章要感动了我才会写呢，总之，主动权在我，一切相机行事吧。

到南通休息下来后，我看了那份盖着好多大红图章的材料，才知道我即将去采访的是首届全省优秀女企业家、海门手帕厂的厂长王浦萍。她大专文化水平，今年34岁，1985年出任厂长以来，“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开拓了新局面，生产的手帕、府绸、尿布、茶巾等产品销往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手帕年出口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1985年至1987年，产值利润每年递增30%以上，1987年完成产值2009万元，实现利润211万元，与任职前的1984年相比，产值增长96%，利润增长258%……”

这些数字使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知道这些数字的意义和它来之不易。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高产高质，高效率、高收入的现代化文明生产的工厂，但遗憾的是材料上的事迹写得太简单太

抽象，几乎没有一点形象的东西，我不知她长得高还是矮，长得美还是丑，她又是怎样“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勤俭治厂”的，不过，这反使我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弄清这些惊人数字后面的秘密和制造这惊人数字的女厂长的秘密。

我终于很快地来到了海门手帕厂，准备实地进行一次认真的采访，我被引进了宽敞的会客室。会客室里挂满了锦旗、奖状，他们的单面缎条手帕、印花手帕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大提花手帕和色织精梳府绸布被评为部优质产品。1986年，工厂被江苏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1987年又被列为省级企业和国家二级企业。其他还有许多单项的奖励，如节能呀，安全呀，设备管理呀，等等，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细看，门口已出现一个高挑个儿的年轻俊美的女同志，她穿得十分朴素，一件淡灰色的工作罩衫宽宽大大的，这绝不是当今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宽宽的时髦衣服，而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她的一个秘密。然而我却猜到了她的那个秘密。

她就是王浦萍厂长，我握着她的手，劝她小心地坐下来，她奇怪地问我道：“为什么我要小心点？”

我说：“你是一个孕妇呀，我猜你大概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了，怎能不小心一点呢！”

她惊讶道：“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七个月了，我们厂里许多人都还不知道呢。”好象为了验证她的话似的，厂里在旁陪同的一位同志果然说不知道王厂长已经怀孕了，和我一起到海门手帕厂的两位作家孙家玉和李惠新也对我的发现表示惊讶莫名。

我们就从这话题开始认识了，而且有一见如故之感，我感到她的性格爽朗，作风利索，是一个心无芥蒂的人。于是大家

说话就非常随便，无拘无束了。

她说：“海老师，我希望你不要来采访我，我不值得你写。”我没教过她的字，不知她为什么喊我海老师，不过，这问题我倒不太注意，我奇怪的是她为什么不肯让人采访。

“为什么，你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还不值得写吗？”

“这些成绩可不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有党的领导、上级的支持，全体职工的努力，再说，我们厂原来的基础就好，目前的市场形势也好，我的运气又好！”她摆出许多理由，我想着法子问这问那，她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如同那本材料上所介绍的，便是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只好玩点小聪明，来个声东击西了：“好，厂里的事不谈，谈谈你个人的事总可以吧？你是哪一年进厂的，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她被动地招架着，在招架中一不小心就泄露了我所需要的材料：“我是1970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手帕厂工作的，做过摇纱、经纱、织布工，后来做团的工作，1973年厂里推荐我去上大学，那时名额少，要上学的人多，我就把名额让给了别人，直到1983年组织上又让我报考南通师专中文科，我又没时间复习，只好碰运气，考考看，结果居然考取了，学了两年回来，组织上就叫我做厂长。”

“嗨，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你对文学一定很有兴趣吧？”

“有兴趣，做厂长之前，我常看文艺书，也想写点东西，可是做了厂长以后，很苦，看书的时间也少了。”

我五十年代也曾做过厂长，当然知道做厂长的苦衷，尤其是一个怀孕的女同志，那就更苦了。我关心地问道：“我发现

你的喉咙也有点沙，是太累了！”

“的确，我的喉咙不太好，我一天不知要讲多少话，做厂长的不能光采取经济手段，也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呀！”

就在这时，前后已有三个人来找她，她都一一分别处理了，有的干脆果断三言两语便打发走了，有的耐心地说服了几句，便另约时间再谈。有一个拿文件让她来批，她仔细地看完才拔出笔来签上“王浦萍”三个字，办完这些事情后，她朝我一笑：“对不起，让你等了”。

我说：“没事，一切对我都有用的，我看你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你性子虽急，但不会发火，大概从没有碰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吧！”

“不，我碰到实在不讲理的人，也会发火，去年我就开除了一个工人！”

“哦，有这事，为什么要开除这个工人，你能开除得了么？”

“这人是机修车间的一个钳工，30多岁，一天到晚不肯好好干活，东坐坐西转转，还找人闲聊，影响别人的劳动，下班以后他却来了劲儿，拿厂里的汽油开摩托车去搭客，谁批评他，他就和谁吵，车间主任说了他几句，他就坐在车间主任的办公桌上一星期，不让他办公，不让他开抽屉，车间主任开抽屉时碰了他的手，他便说主任打他，揪住主任就拳打脚踢，我过去也曾教育过他多次，他就是不改，这次我火了，准备开除他，他又和我吵上了，坐到厂长室来干扰我们的工作，又到我家去吃饭，他以为这样撒泼耍无赖，我会怕他，结果更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坚决要开除他，这时县里劳动仲裁委员会来做工作了，说他已有认错的表现，要我收回成命，我说要我收回成命

不可能，除非我不做厂长！县工会也说你们是否再考虑一下，这人造成的损失并不大，是否一定要开除？我说：你们怎么计算法，他干扰了这么多人的工作，影响这么坏，还损失不大呀！我意志更坚决了，这次一定要开除，将来他变好了，我们还可以再招他。在我的坚持下，终于开除了他，这次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不好好捧着这只大锅饭的碗，也是会砸掉的。啊！听说他现在在另一个单位表现好多了，我们处理了这件事后，全厂的工人反映很好！千家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现在社会风气每况日下，可我在我们厂里偏要它每况日上！”

我对她这挺身而前不怕报复大胆负责和坚决果断的精神与作风赞叹不已，当我再转弯抹角问到她是如何把厂里的生产一步步抓上去时，她又不肯谈了，当然又是我作让步：“听说你是晚婚的模范，你的爱人是一位解放军，你们的家庭生活一定过得很和睦友爱吧！”

她又笑了，大概觉得我没撩过她，现在也只好她再来迁就一下我，尽量把家庭生活谈得详细些，以满足我的要求。“我曾发过誓，25岁前不谈恋爱，那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我这么说就这么做了，我们厂里的青年人几乎是100%的晚婚，我一直到28岁才恋爱结婚，因为我从小就崇拜解放军，老梦想着去当兵，可是等我谈恋爱时，解放军在社会上已不吃香了，不过，我没变，我仍旧想找个解放军，妈妈生病住院时认识一个人，通过她的介绍，我认识了小徐，他那时在北京警卫部队工作，我们见了一次而就定下来了，互相都比较满意，现在他已转业回来在县检察院工作。过去我们和爸妈生活在一起，家务事也不太操心，现在我们小两口单独生活了，矛盾就来了，原来我们两人都不会干家务，一次生煤球炉，生一次熄一次，两人眼泪

鼻涕一大把，脸上象个大花脸，我只好对他笑笑。我厂里的工作比他忙，家务事基本上只好靠他干，有时他烧好晚饭等我回家吃，左等右等我没回，饭菜热了冷，冷了热，有时他等到八、九点，有时一直找到厂里来。性子再好也有个限度。果然有一次他发火了，说：‘算了，这样大家吃不好，活不好，还不如离了的好！’我就嘻皮笑脸做检讨，打哈哈，把他哄住，渡过危机。顶多一、两天不理我，过两天便又好了。平时，我在家里喜欢乱摊东西，而他比较爱整洁，总是替我清理整顿。有一次一样东西找不到了，我冲他发起火来，他说‘你乱摊，我替你整理了，你还发火呀，我干脆替你全扔了！’我说：‘你扔呀，只要你敢扔！’大家吵过一通，还是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

果然，在王浦萍稍一离开时，厂里的其他同志便抢着谈她们夫妇的趣事轶闻：“海同志，你别全信她的，她们吵是假，好是真，她家的贤内助叫徐益超，他支持她，很谅解她，当然他也有个性，比如她休息时很想去散散步，要他陪，他就是不肯陪，因为每次出去散步，都要遇到熟人，她见人就说话，老把他晾在一边干等着，他当然就不愿再去做‘木头人’。有时他在家做错了，也会发火，他一发火，她就赶快作检查。她是一个坦白检查的‘老油条’，等到对方火气一消，她仍旧忙她的。”

我听得哈哈大笑，觉得有趣极了。王浦萍果然是个豪爽的人，她爱人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我从她的话和工厂里其他人的话中体会出她们虽然吵吵闹闹的，其实却是恩恩爱爱的一对，我又萌发了去她家看看，认识认识她的那一位的想法，可是她一听我要去她家，吓得连忙摇头摇手，“不行，不行，我

们家乱糟糟的，怎能让你看！”她不肯自报家门，更不肯发出邀请。

她有她的想法，我有我的打算，我一笑带过，“好的，好的，不去你家，先去车间里走走看看，总是可以的吧，这次我也不要你陪了，你休息一下吧，让其他的人领个路就行了！”

这次，她却抢着要做我的向导，大概是弥补刚才对我的“不恭”。我也没再推让，就跟着她向车间走去。要了解一个工厂的真实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看车间看宿舍看食堂，而且不要事先安排，要随时随地的看。我们这次下车间简直象是一次突然袭击，果然地上有飞花，工人们进进出出，有的关车，有的开车。我正想表示自己的不满时，见迎面走过来的工人一个个向女厂长招呼，问她吃过饭没有，她也和她们戏谑几句：“今天食堂里有好小菜，你们不要太省啊！”我这才知道现在是关车吃饭和清洁工人打扫车间的时候，因此我刚才看到的那些现象全变成可以被理解的正常现象了，何况我又看到两个正在操作的女工，她们的技术都很纯熟，再看她们织出的布面，光洁、匀整，没有疵点。在此之前，我又曾利用去卫生间方便的机会，跑到他们的食堂和宿舍看过，食堂的菜品种很多，分高中低三档，约有十种之多。宿舍虽然简陋，却很整洁。因此我已经从有点不满变得很为满意了，偏在这时，女厂长把一个机修工喊来，责问他为什么要关的车没有关住，仍在空转，这不仅会增加用电，也在损耗着机器的生命。机修工人检查以后回答道：是马达接触不良，结果要停停不下，要开开不了。女厂长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想隐瞒缺点，而是严肃地下命令道：“赶快通知电工来修！”我却在心里原谅着她们，她们是一个老厂，从58年兴办起来后，一部分老机器仍在发挥着作用，去年

还为国家创造利税收入达300万元。现在 老爷机器出现一点问题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知王浦萍厂长怎会知道我心里的想法的。她又带我去新扩建的工地看了看。这儿正在大兴土木，进行热电工程和织造后整理的扩建改造工程，工地上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我看了十分兴奋，因为我早就听他们厂的人介绍过，这是国家计委513万元的招标项目，利用二十吨锅炉余热发电750千瓦，又引进一套先进的印花设备，和十一台电脑多头绣花机，将来就可使印绣结合，织绣结合，不仅生产手帕和府绸，还可生产装饰布和一系列床上用品了。竟争这一招标项目的厂家何止几十几百，最后却被王浦萍厂长中怀争取来了。她最大的优势就是相信自己的职工，能够用其他厂家想也不敢想的一年另四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据科学预测要二年另四个月才能完成的基建任务。我看了这新的工地后，不断向她祝贺她们厂不久的将来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可是她却连连叹气说：“唉，我自己太不争气了！”我大吃一惊，问：“曄，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笑了，说：“你不是已看出我怀孕七个月了么，这里工程正紧张着，可是我却要生产了，你看这肚子多不争气，不过，我们已经做好计划，孩子生下来以后就交给公婆去抚养……”她绝不是说的笑话，而是说得很真诚。有人说她怀孕后常往外面跑，原来是想把孩子跑掉的，谁知道适得其反，比那些一天到晚讲保胎的人还好。这使我又一次大为感动，我看到在如今这世界上许多追求轻松享受的青年人中居然还有这么一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同志，我真想用我从未用过的“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形容词来形容她了。

接着我又在其他同志的陪同下，看了她们厂的文明托儿所。

文明宿舍等，还有一个我早已偷偷地看过了的食堂。三个“文明”中，我仅举一个文明托儿所为例吧，托儿所是早、中、晚三班，父母出差在外，孩子可以交给托儿所，完全无后顾之忧。她们厂还有个业余文艺团、业余武术队，前不久还曾去省里演出过。她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每年厂里拨款四、五千元购买图书。王浦萍厂长去县里、省里、中央开会时，便带了很多报刊书籍去读。她不仅自己学习抓得紧，还特别注意培养人才，这几年已经送出不少人去大学、中专进修提高。难怪外商说，远东最好的手帕出在海门，我似乎从这里找出了它的注释。

在和厂工人接触中，我当然也听到了一些人对厂长的意见。第一是说她有时还有点急躁，比如上次她和省外贸就吵了一架。省外贸说她们厂设备好，管理好，成本低，要压低产品收购价格，去补贴另一些生产较差的厂，还说，总得讲一点整体利益嘛！结果王浦萍坚决不让，和他们吵得很厉害，说他们这是鞭打快牛，保护落后，不利于竞争。省外贸说不过她，只好在价格上作了让步。还有一次在部里开会，什么棉纺厂呀，棉织厂呀，印染厂呀，都订了升级的标准，可唯独对手帕厂不定升级的标准。王浦萍又气坏了，和部局领导同志据理力争，居然也给她争取到了。第二是一些职工说“她太正统了，现在外面谁不在捞钱，捞外快，而王浦萍厂长却不肯捞钱。一切都要讲合理合法。”有人甚至讽刺她将来到社会上去是吃不开的。而她却笑道：“笑话，难道我现在不在社会上！”不过，我听了这两条不满的意见后有点困惑了，我不明白那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

参观访问结束后，我向女厂长和她的同伴们握手告别了，

她握着我的手还重复着早上说过的话：“下次欢迎你来玩，但不要来采访！”我又含糊地笑道：“嗯，我会再来的！”

华灯初上，我又对海门的作家李惠新和成汉甌两家进行了家访，结束时已是钟敲九点，夜深人静了，我忽然提议道：“请你们两位带路，再去女厂长王浦萍家作一次家访！好么？”这建议不仅使两位作家十分诧异，更使开门迎客人的女厂长大吃一惊：“哎哟哟，海老师，我以为你已经走了，才松了一口气，家里也没有整理一下，怎么你又来了！”我诡谲地笑了：“我就是欢喜搞突然袭击，想看看真实的情况！”她从厂里回到家里后并没有休息，又忙着接待两位女职工，一边削苹果给她们吃，一边海聊着，那两位女职工看到来了不速之客，连忙退避三舍了。女厂长只好转过来接待我们。一进门是一个小餐厅，一个门通厨房，一个门通卧室，她打开通卧室的门对里面的人喊道：“海老师他们来了！”这时，坐在套间办公桌上正埋头疾书的一个脱下军装的年青人，立刻放下笔迎到门口：

“啊，欢迎，欢迎，不过家里太乱了，实在对不起！”我们大家全为这次的突然袭击而高兴得笑了，其实她们家有贤内助的料理，应该说还是井井有条，整洁明亮的，乱无非乱在床上、桌上、柜上、椅上都另散地放了些书籍杂志，然而这不正好说明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勤奋好学的人物么！我们想看看就走，可是他们夫妇俩个不肯，一定要留我们坐下，喝水吃苹果，边吃边聊，而聊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夫妇两人的互相“揭发”、“检举”，他们两人在生活上都缺少经验，加上马大哈，当然就少不了闹笑话，这些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同时也引得我深思，我和她厂里许多人接触过，为什么却没有听到她在工作巾出现过马大哈、或者闹过其他什么笑话呀？

在笑声中，我真正地向女厂长告别了，她又轻松起来说：“你真的告别了，我今夜就可以因个安逸觉了！”我笑道：“你轻松了，可是我回去怎么交差呀，这笔债今天先欠在这儿，下次我还是要来讨的，下次我再来时，希望你敞开来谈谈你工作上的酸甜苦辣！”她也笑了，还继续赖账，我随口说无凭，只好先用文字记下这次不成功的采访，作为下次讨债时的凭证！